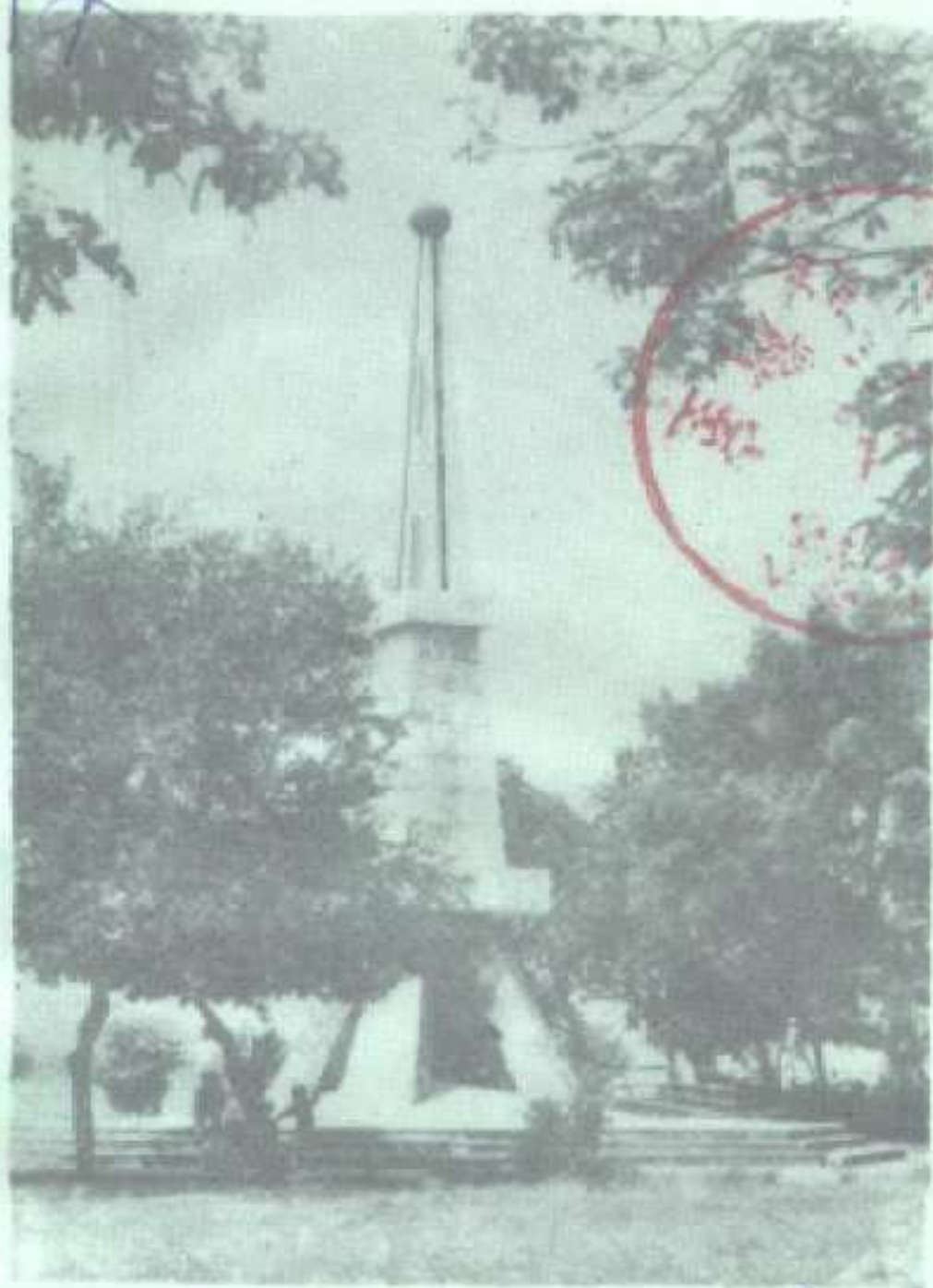


1917



7

93

封開文史

封開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封 开 文 史

(7)



主 编：李北生

副 主 编：童奕泉 卢维初

责任编辑：吴丹奕 陈伟新

封面设计：卢健

封面摄影：谢京中

封开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印 数： 600 本

邮政编码： 526500

承 印： 封开县人民印刷厂

出版日期： 一九九三年八月

目 录

封开剿匪史.....	陈强 (1)
日寇在长安的暴行	
.....卢其赐口述得省城整理	(10)
封开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史料	
.....	林雄 (14)
封开县货币流通史料.....	林雄 (28)
我国大陆第一座北回归线标志塔	
.....	伍杰新 (57)
乌骚岭古墓群发掘记	
.....	伍杰新 (59)
丰寿山传奇.....	袁元良 (62)
江口浮桥的始末.....	陈伟新 (68)
永安街史迹.....	董新潮 (73)
封开之最.....	县志办 (76)
发展中的封开县职业中学	
.....	宾汉忻 (83)
十年查治, 送走丝虫瘟神	
——封开县消灭丝虫病的历程	
.....	莫其松 (87)

封开剿匪史

陈 强

封开匪患录

“封川开建两县，前月被七星岩匪首吕南、黎冠英、谭戊等纠集股匪数千名，分帮扰乱。封川县属各区，被焚者有四十余村，屋宇九千余户，被掳男妇五百余人，被杀者二百八十余人，烧毙者七十余人，失踪者四百余人，财产损失姑无论矣。似此凶残，不仅掠财，动辄取命，诚匪类之豺狼，亘古之浩劫也。开建县属，现下被匪包围，水陆不通，外无救兵，内无力御，生之杀之，系于匪手，危在旦夕，现已被焚数十村，无家无食之民，载道流离，其数逾万。”这一段文字，原载于民国15年5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

其实民国时期的匪患，并非仅此一端，国民党统治大陆38年间，连年天灾，民生凋蔽，

兵革互兴，盗匪横行。民国16年6月16日，西江警署视察员江鎔给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电文说：“封川县匪氛遍地，六区勒竹大洲，二十八日被匪攻陷，焚杀情形异常凄惨。三区上里，四区黄岗山，五区七星岩，均有大帮股匪麋聚。打单劫舍，掳人勒赎之事，无日无之。”1927年4月28日，开建县长邓尚克写给广东省政府报告说：“土匪姚岐峰、聂灼钧、谢栋、梁花鼻、梁候、候兴熊等，聚众百余名，蜂拥而来，喊杀连天，掳去莫宜初、李贯洁等男女共六十一名，耕牛五十余只，烧毁房屋数十间，财物洗劫一空。”以上几个例子，仅是百中挑一而已，但足以骇人听闻了。

封开匪患，并非发端于民国，明清时代，早已有之。“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十二月，怀集、开建、贺县贼首严秀球、郑文琮、陈龙舟为乱，劫掠各处，掳人勒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七月，水贼三十余，夜劫二都候村，复回大滩登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五六月，山贼陈龙舟等寇劫古榄、南洞二村，杀掳男妇五十七人。”“十一月十五日掠荔枝村、大市岩，杀掳男妇一百

余人。”“闰十二月贼攻龙田寨，杀掳男妇百余，”“万历三年正月十六日，贼攻戴村、蕨村、石脚村，杀掳男妇六十七人。”“二月十六日贼寇劫蓬漏、渔涝、蛟龙等村，掳男妇七十余人。阅月之间，盗声四起，有妄人亟呼贼至，两厢男妇惊拥入城，有蹂践而死者。”

“六月初六日，贼攻西村，罗鼓、大嵩、蓬漏、佛追等村，杀掳二百余人，焚荔枝岩生员梁大厦一家，男妇一百二十七人皆熏死。”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连年饥荒，盗贼充斥，开建金山贼党，往来啸聚，焚掠惨毒。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文德乡土寇黄朝容、梁武盛等数百人，啸聚劫掠。”看来，明清年间，封开两邑的匪患不亚于民国，人民遭受苦难，有过之无不及。至于明代以前的匪患，猖獗程度又如何呢？笔者囿于史料不足，难以考究。

旧社会剿匪情况

乱世末朝，群雄纷争，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盗匪丛生，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劳动人民都不愿当“乱世人”，希

望有个贤明的君主，大治天下，清剿土匪，过上比较太平的日子。一旦天下归一，江山已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发展生产，安定社会，也有言及剿匪的。开建县，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驻守备官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兵500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尚有驻兵267人。封川县，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驻兵186人，其中水汛11个，兵100人，陆汛8个，兵86人。在只有三五万人口的区区小邑，清政府为什么派驻那么多的官兵呢？一方面是防“民变”，另一方面是剿匪。据封川旧县志记载：“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封川大饥荒，每石谷值800文钱。黄洞山贼黄金养、梁五等劫掠文德乡，村民避入岩洞中，贼以火攻烟熏，村民死于洞中，知县刘卫，副总兵吴联发兵赴救，斩贼数十级，乃平。”“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封川连年饥谨，一斗米卖三钱银，民多饿死。土贼朱天相、李高标聚众劫掠，文德司巡检钱宪捕捉贼寇，被杀害于冲花山，巡抚杨琳檄副总兵谢治肇，肇庆知府宋志益，封川知县许维新等领兵剿捕，杀朱天相等二十七人，贼党始平。”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留连山筋竹坪，有盗贼数百人，时出劫掠，两广总督阮元，巡抚李鸿宾檄肇庆知府金兰原，副将李应祥，梧州副将周长安，封川知县周国泰及德庆、开建、广宁、怀集各县官兵搜捕，捕获贼目何亚七，余党平。”为了剿灭筋竹坪的山贼，阮元、李鸿宾动员了两府五县的官兵，才把他们讨平，可见贼势之凶。

民国初期，两广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互相混战，地处两广交界处的封川、开建县境，成了战场。军阀们自顾不暇，那有心思去剿土匪，盗匪乘机作恶，猖獗一时。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派广东教导师一个连到封川剿匪，颇有成绩。1926年6月，广西省政府致电广东省政府说：“封川、开建股匪，甚为猖獗，乞请粤省政府令飭封、开两县知事防军，会同信都、怀集两县剿办”。这次两省联剿，确有其事。事后，开建县长邓邦谟报告说：“七星岩股匪与谿山股匪勾结，劫掠江贝，意图夹攻开建县城。邦谟与大队长侯魁，视督军警民团，竭力抵御，鏖战六昼夜，并请封川军团堵截边界。

又蒙贺县总办王应瑜率护矿队统领岑孟达、凌营长驰援，亲自督队进攻，星夜攻破惠州炮楼，当场格毙匪徒三十余名，救出被掳男女六十余人，以及耕牛赃物，给失主认领。余匪窜逃，复被军团击毙二十余名。经此次痛剿，县城转危为安，人心大定，全县欢声雷动”邓邦谟为了争功劳，尽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们且不议论。但这次“痛剿”开建县境内股匪，老百姓是高兴的，对于剿匪，并非所有的官兵都积极，有些官兵，并不卖力，敷衍了事；有些官兵，名曰剿匪，实则扰民。1926年七星岩股匪蹂躏渔涝乡村，纵横十里，烧杀抢掠。国民党派了第四军一个姓韩的副团长带了两连兵来剿，到杏花住了两晚，还要老百姓杀鸡割猪犒劳，第三天便“凯旋”回肇庆了。渔涝群众只好望兵兴叹。封开当时人口不多，只有十多万人，但山多，2723平方公里的面积，山地有331万亩，占总面积81%，而且山高林密，全县有800米以上的高山15座，在遮天蔽日的林海中，寻觅匪踪如同大海捞针很不容易。匪首谭戊曾得意地说：“你有千张状，我有千重山，我不怕你”。土匪是“土”生“土”长

的，尤如莠草，铲一下，光一时，过了些时日，它又在原地长出来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旧社会剿不灭土匪的原因。只有挖掉剥削压迫的“土壤”，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子”，土匪才能绝迹，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解放后的剿匪成绩

解放初期，封川、开建两县土匪仍很多。大股的有四五股，小股的有十多股，总人数约千人。大股的有：活动于苍梧、开建、封川边境的侯桂森、侯高赐股匪；活动于七星、黄岗的戴娇、区庚年股匪；活动于封川、德庆边境的莫尚英股匪；活动于郁南、封川、苍梧边境的黄牙股匪；活动于贺江一带的董新荣、陈耀焜股匪。他们多数自封为“反共救国军”。匪首叫“司令”、“副司令”、“大队长”。他们不但打家劫舍，抢掠财物，还造谣惑众，杀害干部，袭击人民解放军，煽动武装暴乱，危害极大。

解放后，封、开两县最大规模剿匪运动在1950年，1951年底土匪已基本肃清。这两年剿

匪，成绩辉煌，据统计，共击毙匪首2名，匪众15名，击伤匪首1名，匪众32名，俘虏匪徒536名，投降自新匪徒1032名，缴获机关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5挺，冲锋枪4挺，手提机枪5挺，猪笼机枪3挺，长短枪二千多支，手榴弹62枚，各种子弹27108发。从此以后，人们深恶痛绝的社会毒瘤——成群结队无恶不作的股匪在封开大地上被彻底剿灭了。

为什么解放后一两年就能消灭土匪，根绝匪患呢？根本原因有三条：一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三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执行群众肃反路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挖了穷根，除了匪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封开剿匪中的功绩，可谓彪炳千古。参加封开剿匪的部队有：四野四十一军一二三师三六六团一个营，西江军分区十三团（后称十五团）一个营，封川县大队、公安队、开建县大队、公安队，总兵力约一千人，有四十多位指战员在剿匪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毛泽东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封开解放初期剿匪

战斗的胜利就是一个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典型：1951年1月30日，在封川、开建、苍梧边界的山区发现了侯高赐、侯桂森等匪徒多人，三县民兵一千多人即上山搜捕，结果，匪团长潘福恩，政治处主任潘道真被击毙，匪参谋长聂宇雄被活捉。匪首侯桂森、侯高赐等人继续潜逃，民兵穷追不放。不久，侯桂森在信都大桂山被民兵击毙，3月6日侯高赐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率匪徒7人向当地驻军投降。他哀叹说：“今天与过去实在不同了。过去我们到处可以找到粮食；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现，就在什么地方被民兵、解放军包围，真是寸步难行”。肃清土匪，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千百年来夙愿。人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土匪就会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注定要遭受灭顶之灾。

日寇在长安的暴行

卢其赐口述 褥省城整理

一九四四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军队经广宁、怀集县进入当时开建县的长安乡，然后再经贺县铺门进入广西。我当时在长安乡公所当伙夫，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日本侵略军侵犯长安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虽时隔四十多年，但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日本侵略军大队人马未进入长安前，为了侦察和扫清其侵略行径路线的障碍，预先在白天派出飞机进行侦察，因此长安圩及附近的村庄连续几天受到日机的低空骚扰扫射，凡是高层的房屋均列入敌机的袭击目标，被误认为碉堡而遭到重点扫射，一时间鸡飞狗走，弹痕累累。由于敌机低空飞行，很多瓦房的瓦片都给气浪掀翻了。是日傍晚，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开进长安圩。因事先得到情报，当时的乡公所职

员、自卫队以及长安圩的居民和周围村庄的农民都已提前向东西两边山上疏散躲避了，并在山上布置岗哨严密监视日本鬼子的动向。

日本鬼子进入长安圩后，把指挥部设在乡公所内（即现在的长安镇政府所在地），乡公所周围的旧圩、嵩龙、谭田、谭伐、大棚、万荣寨、庙后、谭这以及岗顶等村都驻满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驻下后，到处乱闯，见人拉人，见物抢物，搞得三村六寨鸡犬不宁，乌烟瘴气，来不及疏散的粮食、猪牛鸡鸭等物被洗劫一空，连池塘的鱼也用手榴弹炸死捞起来吃掉。一些来不及躲避的老妇孺和坐月子的妇女、孕妇遭遇更惨，被日本鬼子抓起来受尽蹂躏。忠良村有个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木柱上惨遭丧尽人性的日寇士兵野兽般的轮番蹂躏。日寇在搜索长安街时，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了一批来不及运走的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于是泼上煤油一把火把军服和仓库烧掉，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多小时。在日寇进驻长安的当天晚上，当时开建县自卫大队侦探员李××由长安乡公所自卫队员苏×引路对日寇宿营地进行侦察，在侦察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敌人的临时弹药库，于

是他们顺手扛走了两箱子弹和十多枚手榴弹。当他们把弹药藏好后，第二次摸入弹药库时，被巡逻的日本鬼子兵发现而被包围捉住。李苏两人被捉后，被吊在乡公所前面广场左侧的大榕树上惨遭严刑拷打，最后被日本鬼子用指挥刀残忍地开膛破肚杀害了，日本鬼子还用马桶把人血装起拌饲料喂马。日本鬼子拉队撤出长安圩后，我亲眼目睹了吊尸暴尸的场面，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日寇在长安圩经过六天的横行，丧尽天良惨绝人寰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搞得箱翻柜倒、锅烂罐破，一片狼籍。村民们家中的坛坛罐罐都被痢满了屎尿，连桌椅也被日本鬼子砸烂当柴烧掉了，到处被洗劫一空。屋外到处丢弃着牛皮猪皮和带毛的鸡鸭鹅皮，时值仲秋炎热季节，到处被弄得臭气熏天、令人作呕，难闻极了。日本鬼子兵撤走时，凡见到成年的男女，不论老弱都被强行拉走当挑夫，尤其是妇女，白天要挑东西，晚上被奸淫。据水督村一个被抓去当挑夫后来逃回来的妇女含泪诉说，这些被拉去当挑夫的妇女白天当挑夫，挑着沉重的物资随队行走，夜晚被剥光衣服惨遭

糟踏。为了防止妇女们逃跑，每到黑夜就把她们的衣服收藏起来。就这样有的妇女光着身子逃出来后，白天躲在山上，夜里赶路回家，躲躲走走，有的辗转一个多月才回到家中，这些死里逃生的妇女都有着共同的灾难。

当日本鬼子从开建县到达毗邻的广西贺县境内的铺门圩附近时，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的一些士兵被当地的民团打死，凶残的日本鬼子一怒之下冲进铺门圩大肆烧杀抢掠，整个铺门圩葬身熊熊火海之中。劫后的铺门圩到处残墙断壁，尸横遍野，这就是当时震惊两广的“铺门惨案”。

不义之师必自毙。日寇的侵略行径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其法西斯暴行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人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欲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把日寇在长安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暴行借《封开文史》录于纸上，以启教后人醒悟：国家贫穷、落后必遭外侮；国家强盛，民族团结，我中华民族才